

一、從朴子街到迪化街

「膠彩」作為一種創作的媒材，是在日治時期，以「東洋畫」的名稱，自日本傳入臺灣，並蔚為主流；特別是在「官展」中大放異彩，佳構備出。然而在戰後，因政權的易幟，這些膠彩畫家，基於回歸祖國的熱切心情，貿然將此一畫種更名為「國畫」，未料引起大陸來臺水墨畫家不滿，爆發長達十六年的「正統國畫之爭」；這個日治時期作為主流的畫種，卻在戰後成為不再見容於學院教學課程中的「非主流」。

如果說：膠彩畫在戰後臺灣畫壇，是「非主流」；那麼，劉耕谷的膠彩畫，應該就是「非主流中的非主流」了。然而，這個「非主流中的非主流」，隔了一段應有的時間跨度回看，卻顯得如此鮮明、突出，猶如屹立在寬闊草原中的一棵孤樹，也像蒼天中高飛盤旋的一隻大鷹，可供仰望，足以尊崇；他擺脫了其他膠彩畫家以近景捕捉臺灣植物、動物、湖光、月色等等強調「鄉土」的纖細格局，吸納中華文化古老神話的養分，加入大山大水、吾土笙歌的文明讚歌，開創出典雅、壯美的獨特風格；晚年，甚至加入基督教信仰的象徵手法，成為戰後臺灣膠彩畫壇無法忽略的一座巍然巨峰。



〔右頁圖〕

劉耕谷 覓（局部）

1979 彩墨

184×121cm

1970年，劉耕谷於迪化街家中作畫神情。

寬

己未年夏月
朴子劉家驊寫





【上圖】
兩歲時的劉耕谷。

【中圖】
十一歲時的劉耕谷。

【下圖】
1957年，高中時代的劉耕谷。

【右頁左圖】
1951年，劉耕谷（右1）與兄弟合影。

【右頁右圖】
劉福遠1943年的水墨作品〈墨梅〉。

■ 生於南臺灣的殷實家庭

劉耕谷，本名正雄，號鐵岑，1940年（昭和15年，民國29年）生於日治時期的嘉義朴子。朴子時稱朴子街，隸屬臺南州東石郡。該地乃古稱牛稠溪的朴子溪出海口，原為原住民聚落，康熙中期（約17世紀末）始有漢人移入。

相傳有漢人林馬自湄洲奉迎媽祖金身來臺，行經牛稠溪口，於樸子樹下休息；俟將起身續行，媽祖金身卻無法移動。經擲筊請示，媽祖指點將永鎮於此，1687年廟建成，此即朴子配天宮之由來。配天宮所在，即今開元里與安福里一帶，皆位於朴子溪南；當時乃一片樹林，林內野猴聚集，故稱「猴樹港」。

清代中期，由於港口淤塞，淺灘陸化，整個海岸線向西移動，猴樹港也因此不再臨海；地方父老以配天宮因係築廟於樸仔樹下，乃稱此地為「樸仔腳」或「猴樹港街」，日治時期改稱「朴子街」。

朴子最初人群聚集之處，主要在一甲到五甲地區，即劉耕谷家所住的今開元路上。劉家開臺祖劉光平，即於清道光年間，由泉州同安來此，經營陶器和船頭行生意，行號為「振昌」、「振利」，乃是當地最早的商賈世家之一。

傳至劉耕谷之父劉福遠（1903-1962），仍以糖業經營為生，但福遠翁對生意的興趣，顯然比不上對詩畫藝文的興趣。由於其父，也就是劉耕谷的祖父劉牽（達三），曾任日治時期東石郡保正，政商關係良好；加上其女，也就是劉耕谷的姑姑，嫁給當地的議員，劉福遠結識了許多富商官紳與文人雅士，彼此往來密切，經常前來家中聚會，吟詩賞畫；這對幼年的耕谷，自然耳濡目染，多所影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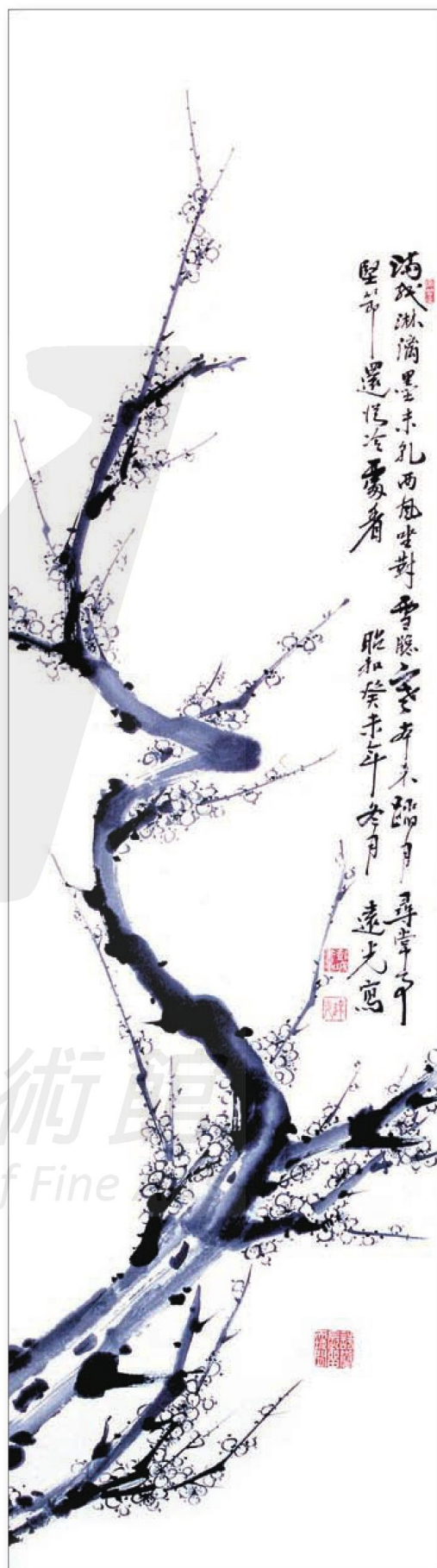
劉耕谷曾追憶父親：「幼耽好翰墨，數十年臨池不輟，擅畫墨梅，喜好國學；平時作詞吟詩，曾組朴吟社（樸雅吟社），為發起人之一。」迄今仍可得見劉福遠〈墨梅〉作品多件，喜以飛白墨筆快速畫成樹幹、樹枝，再加上淡墨輕筆圈點梅花；上書「早從水月見清華，雨

後苔痕履齒斜；壞（懷）紉故應甘淡泊，拼將心血付梅音。」或作「滿紙淋漓墨未乾，西風坐對雪窗寒；本來踏月尋常事，堅節還從冷處看。」均署名「遠光」，頗有率真、浪漫的情懷。

劉福遠亦收藏不少書、畫，包括《歷代畫史彙傳》、《吳友如書畫全集》等相關圖書，以及林則徐墨蹟、吳昌碩畫作等，也包括時人交往的即興之作，如：施金龍、潘春源、葉漢卿等人的作品。

一方面是劉福遠對藝文書畫的喜愛，二方面是日人治臺後糖業生意遭到株式會社的壟斷，劉福遠終於決定結束原本的糖業經營。先是以他在繪畫上的天分，為人畫像；之後，則在日本友人建議下，購買相機，學習攝影，並在1928年（昭和3年，民國17年），開設了朴子地區第一家照相館「遠光寫真館」。

劉福遠計生子女七人，其中四人日後都從事和藝術相關的工作，包括：大兒子和三兒子承繼家業經營照相館，二女兒嫁給從事迪化街布花設計工作的先生；其中排行第七的劉耕谷，更在中年之後，走上專業畫家之途，其真正的動力，仍是來自父親的影響。劉耕谷說：





[上圖]

劉耕谷的父親劉福遠。

[下圖]

劉耕谷的母親劉吳鉗。

[右圖]

1961年，劉耕谷兄弟合影。
左起：劉耕谷小弟劉正誠、劉耕谷堂弟、劉耕谷、劉耕谷大哥劉冰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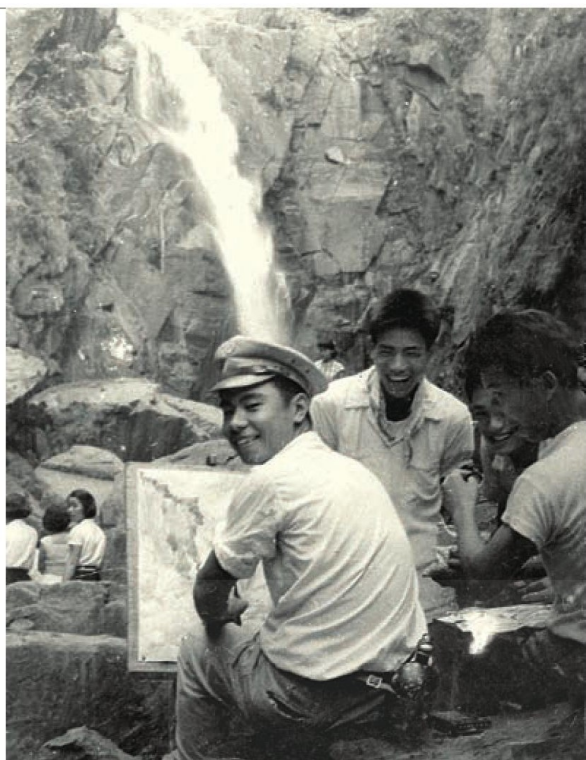


當我二十三歲的時候，父親便去世了，而我真正從事純藝術繪畫是在四十歲的時候才開始的。雖然說沒有直接受父親的影響，但是在小時候父親對我的期望、鼓勵和不斷地在親戚朋友間對我的繪畫能力加以讚揚，都是我在往後漫長的時光裡得到了無形的寶貴支持力量。

劉耕谷出生時，父親已經三十八歲，原本生意還算不錯的照相館生意，由於日華戰爭的爆發，深受影響；尤其1942年（昭和17年，民國31年）太平洋戰爭爆發後，美軍對臺灣的轟炸，更讓臺灣社會幾乎崩潰；家中經濟頓失來源，只好依靠母親替人縫製衣服，勉強支持。劉耕谷曾說：「普通的一塊布料，只要到了母親手上，就可以變成一件時尚的洋裝。」顯然劉家子女的藝術天分，也有來自母親的遺傳。

■ 愛畫畫的小孩

在戰爭的陰影中結束了童年，1947年（民國36年）劉耕谷進入已經



【左圖】約1958年，劉耕谷（前）戶外寫生時一景。

【右圖】1958年，劉耕谷（右1）於東石高中校內壁報比賽與作品合照。

是中華民國政府的朴子大同國民學校。大同國校原為臺南縣管轄，四年級時劃歸嘉義縣。

美術，是劉耕谷在學校表現最優異的一門課程，當時的美術老師沈德福，經常將他的作品貼在黑板上，供同學欣賞學習；安靜寡言的劉耕谷，也從畫畫中得到極大的滿足。平常他喜歡默默地觀察大自然，而畫畫時，就可以把自己的觀察和想法表達出來，他說：「繪畫就像在替我說話一樣。」

不過童年的美術經驗與表現，到底還稱不上是真正的創作；劉耕谷正式接觸美術創作的領域，還是進入東石中學以後的事。在這裡，他遇到了吳天敏老師，也是日後以吳梅嶺的名字而知名的膠彩畫大家。

吳老師是一位在日治時期的官

【關鍵詞】

吳梅嶺（1897-2003）

吳梅嶺，出生嘉義朴子。在戰後即於嘉義東石中學擔任美術老師，推廣美術教育是他的終生職志。吳梅嶺的門生組織的「梅嶺美術會」，會員眾多。

1995年6月，嘉義縣立文化中心、國立歷史博物館為吳梅嶺舉辦「吳梅嶺百歲展」。嘉義朴子市設有由他門生創建的「梅嶺美術館」。

吳梅嶺早在日治時代參加「臺展」，多次獲得入選。他的膠彩畫，描繪花草樹木，生態盎然，所繪人物畫富有獨特風格。（編按）



吳梅嶺 庭園一隅 1934
絹本設色 240×115cm
梅嶺美術館典藏



1960年，劉耕谷（左）與吳梅嶺老師合照。

展（臺、府展）中頗有表現的膠彩畫家，也是臺南與嘉義畫家組成的「春萌畫會」中的一員，終生任教東石中學，培育了許多嘉義地區的畫家。

劉耕谷回憶吳梅嶺老師的教學，說道：「吳老師教學方式重視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，上課時總會先在黑板上實際講解示範，並且貫穿風趣的言談，提起同學的學習興趣與創作靈感；而面對同學的完成

之作，總是就其優點先予以誇獎，從不口出惡言。」

不過除了教學態度的和善外，更重要的是，吳老師教會了劉耕谷觀察、寫生的重要性。

有一次，劉耕谷臨摹一件日本南畫的作品，自認畫得相當傳神，送去參加比賽，結果只得到了入選；而他的一位同學，畫得似乎沒有他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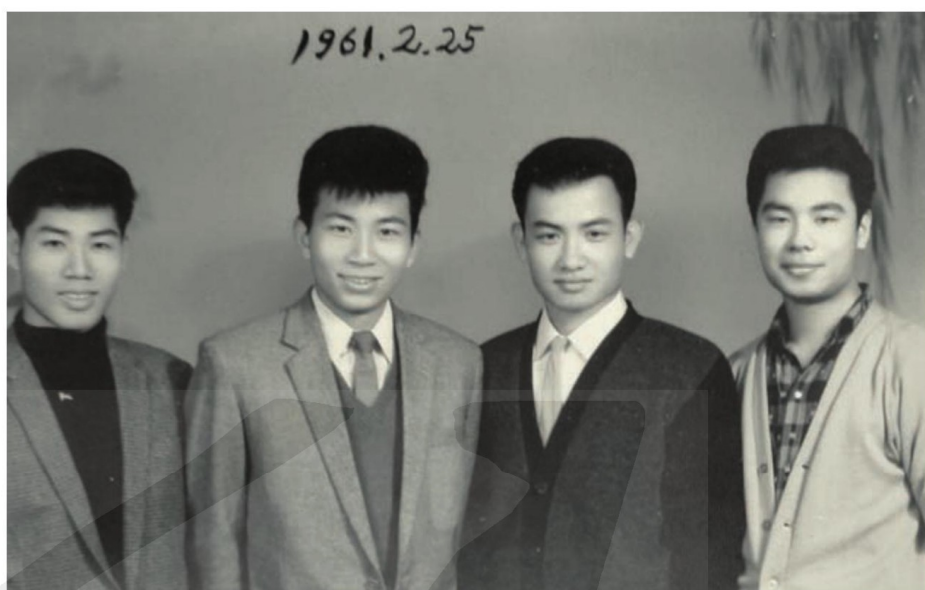
1961年，劉耕谷（立一排左起1）與吳梅嶺老師（立一排左起5）及同學們合影。



好，卻得到了第一名。他不解地向老師請教原因，吳老師告訴他：「臨摹的作品，畫得再好，還是臨摹的作品；另一位同學的作品，是寫生的創作，具有個人藝術表現的特質，自然會獲得較好的成績。」劉耕谷得此教訓，從此開始勤奮地寫生、創作，終於在1958年以一幅題為〈庭園〉的寫生作品，獲得全省學生美展第一名的佳績。

吳老師美術教育的主張，就是「美術、生活、自然」三者合一，他鼓勵學生寫生，強調大自然是最好的導師，除了觀察，還是觀察，這是創作最大的資本。劉耕谷日後的創作，顯然就是深受老師的這項觀念的啟發。

1959年，劉耕谷自東石高中畢業，一心只想繼續升學、進入美術相關科系學習，報考了臺灣師範大學藝術系；不料，術科雖然以高分通過，學科的筆試成績卻



1961年，劉耕谷（右）與高中習畫好友合影。

【關鍵詞】

日本南畫

南畫是在日本江戶時代興起新的中國式畫派，以中國文人畫的作畫理念為典範，攝取以南宗畫為首的明、清繪畫的各種形式，發展出獨特畫風的系譜。日本學者辻惟雄在其著作《日本文人畫成立——從中國到日本》中指出：南畫可以稱作「日本文人畫」。

「南畫」可視為「南宗繪畫」的簡稱；不過，日本學者也有強調其獨特性者，認為：主要跟中國南宗畫學習，以它的精神為理想；作畫的對象不只是山水，並觸及花鳥與人物。

南畫巨匠包括：彭城百川（1658-1753）、祇園南海（1677-1751）、與謝蕪村（1716-1783）、池大雅（1723-1777）、浦上玉堂（1745-1820）等人。（編按）



池大雅 溪上高隱圖
江戶時代中期 紙本墨畫
128.5×54.5cm

[右頁左圖]

劉耕谷1959年的彩墨
作品〈小園殘夏〉，
175×56cm。

[右頁右圖]

劉耕谷 爭艷（又名錦秋）
1961 彩墨 175×75cm
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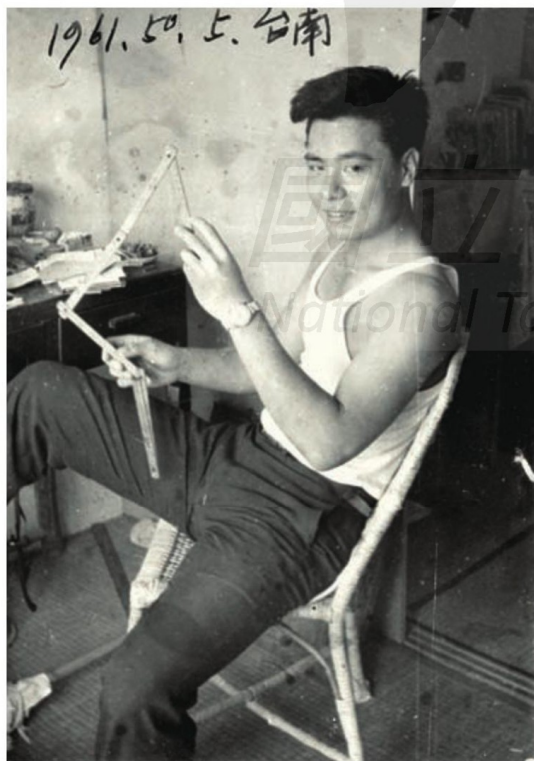
沒能通過。名落孫山的他，不願意成為兄長的負擔，於是在姐夫吳俊生的介紹下，前往臺北三重的「老正和印染廠」擔任繪圖員。

迪化街的布花設計巨匠

1960年代，也是臺灣經濟逐漸起飛的年代，尤其紡織業更是蓬勃發展的年代。雖然暫時失去了升學進修的機會，但能全心投入和美術有關的工作，劉耕谷如魚得水，獲得很大的發揮空間，更是珍惜機會、努力學習。很快地，劉耕谷的設計就贏得了紡織業界的喜愛和肯定，案子應接不暇，即使在入伍服役期間，也有許多紡織廠委託他設計、提供畫稿。

但不管工作再怎麼忙碌，劉耕谷始終未曾遺忘美術創作的初衷；他利用工作之餘有限的閒暇，努力創作，以「劉鐵岑」之名，送件參加當時最具權威的「臺灣省全省美術展覽會」（簡稱「省展」），並在1960年以〈小園殘夏〉一作獲得入選，這件作品是以長軸的彩墨，描繪夏天將盡、花園百花由盛開即將走入殘敗的景象；在墨葉與多彩的花朵搭配下，帶著一份生命流轉的感傷。隔年（1961），再以〈錦秋〉（後名〈爭艷〉）入選，此畫作仍是採取長軸的型式，但筆法上偏向工筆的描摹，以楓紅的葉片、雪白的細花，襯托出枝葉縫隙中暗藍的背景。從這些作品的題材上看來，都是取景自然、強調季節，也都和「布花設計」的主題有關。〈錦秋〉日後由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。

1961年時的劉耕谷。



1961年，劉耕谷也以〈阿里山之春〉初次入選「臺陽美術展覽會」（簡稱臺陽展）。同年，因工作關係，結識了未來的夫人黃美惠女士。原來，黃女士是在故鄉彰化擔任護士工作，因她的姐夫是「僑麗紡織廠」的老闆，工廠需要一位會計，黃美惠乃北上協助；劉耕谷也為僑麗紡織廠設計圖案，兩人因而認識、交往，經常相偕出遊。

1961年年中，劉耕谷入伍服役，仍經常協助布花設計





〔上左圖〕
1963年，劉耕谷伉儷的訂婚照。

〔上右圖〕
1964年，劉耕谷伉儷的結婚照。

〔下圖〕
1965年，劉耕谷伉儷合影。

工作；1962年，徵得部隊同意，利用夜間，入學臺灣師大進修部美術選修班進修，向張道林教授學習素描、西畫；也隨葉于岡教授學習色彩學。

1963年，劉耕谷自軍中退伍，父親福遠翁卻在此時因心血管疾病辭世，享年六十歲；依照臺灣民俗，劉耕谷乃在百日內與黃美惠完成婚禮。

結婚後，劉耕谷重回布花設計的專業，幾個小孩也在幾年內陸續報到，包括：長女玲利（1964-）、次女怡蘭（1966-）、長子耀中（1969-）等；為了維繫家庭經濟，劉耕谷也暫時擱下當「藝術家」的夢想，全力投入設計的工作。適逢戰後世界經濟的復甦，臺灣的紡織出口，名列所有外銷產業之冠；劉耕谷設計的產品更成為業者競相爭取的對象，劉耕谷署名的「劉鐵岑」是臺北迪化街布商中最響亮、搶手的名號；豐盛的收入，也為家中經濟奠下了基礎。劉耕谷曾回憶說：

當時我的原創布料花樣，可是深得業主的喜愛呢！其實我並沒有開店營業，只會在原創稿的背面蓋上「劉鐵岑」的用印。「鐵岑」是父親給我

的用號。不過蓋印時沒蓋好，只出現「劉鐵」兩個字，而欣賞我原創印花的業者，就拿著布到處問同行誰是「劉鐵」？因為想找這號人物來設計布料花樣。結果就這樣一傳十、十傳百，自動找上門的業者愈來愈多，生意訂單也跟著越接越多，而我乾脆也就將錯就錯，不再一一向業者解釋名字的誤用問題，轉眼間便成了人稱「劉鐵」的印花設計師。

長女玲利也回憶說：「我記得上幼稚園的時候，每天回家，我們家的客廳就是有很多人。全部都是大老闆，就在我們家站著、坐著；因為如果他不站的話，一回家，下一個人就會遞補上。那時候，在迪化街市場流行一句話『只要拿到劉鐵的一張設計稿，就可以多賺一百萬』。」

在長達將近二十年的布花設計期間，劉耕谷將這項工作，當作是一種生命的沉潛與技術的磨練；為了迎合市場的需求，他必須不斷地面對挑戰，也不斷地自我學習、提升。舉凡：不同的媒材、形式、用色、造形，他都配合業者的需求與趣味，進行不同的嘗試與表現。這些磨練與挑戰，也為有一天投入純粹的藝術創作，做了充分地準備與奠基。1973年，他在士林購置房屋，遷居於此；隔年（1974），母親劉吳鉗女士辭世。



〔上圖〕

1971年，劉耕谷與三個子女出遊時合照。

〔中、下圖〕

劉耕谷設計的花布圖樣。